

现当代文学研究

大文学视野下的大文人形象

——谢家顺先生《张恨水书信》读后

康 鑫

摘要：《张恨水书信》收录的1922年至1966年间的314封书信，按年代先后编排为“编辑、读者间通信”“与报刊编辑通信”“同事、朋友间通信”“与亲属、子女间通信”四个部分，是一部兼具情感性、史料性、可感性和思想性的书信集。首先，张恨水书信是张恨水创作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其次，以张恨水为代表的报人知识分子以报刊通信栏为媒介平台，在现代公共言论空间建构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再次，张恨水书信手稿公开面世有助于学界从张恨水生命历程、生活起居等多个维度，立体地呈现其文人风骨。

关键词：张恨水；书信；通信栏；手稿；大文学

2023年10月，谢家顺先生、张恨水四子张伍先生、长女张明明女士辑注的《张恨水书信》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将迄今为止所能收集到的1922年至1966年间共314封张恨水书信，按年代先后编排为“编辑、读者间通信”“与报刊编辑通信”“同事、朋友间通信”“与亲属、子女间通信”四个部分。书信的时间贯穿了张恨水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弥补了目前《张恨水全集》无书信卷的缺憾，成为学界重新认识这位通俗文学大家和著名报人的新窗口，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价值。谢家顺先生多年专注于张恨水研究，可谓目前掌握张恨水研究史料最全面的学者。早在2014年他就为学界贡

献出了厚重的《张恨水年谱》，为张恨水研究走向纵深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这部全面而翔实的年谱已成为张恨水研究必备工具书，年谱编撰也成为谢家顺先生建构张恨水研究基础史料库这一宏大构想的重要一步。自2003年起，谢家顺先生开始关注并收集张恨水书信，十年间遍访张恨水亲朋至交，足迹踏遍张恨水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如今，《张恨水书信》的出版使谢先生宏阔的史料库构想又得到进一步完善。作为后学，面对如此厚重的研究成果，实无评论的资格，但作为同道又深切地感受到《张恨水书信》的出版对于今后张恨水研究，乃至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所具备的不可估量的意

义。正如陈子善先生在《序》中所说：“我要强调的是，张恨水作品整理和出版史上第一部张恨水书信集，虽然姗姗来迟，但是终于来了。”^①

扎实丰厚的文献史料与严谨细致的注释体系构成了《张恨水书信》的整体特色。史料的可靠性是书信整理工作最基本的要求。辑注者在《前言》中写道：“为保持其原来面目，均全文照录。为便于当代读者阅读，标点、字体均按现代汉语语言习惯作个别调整。”^②书信集在最大程度保持书信原始状态的基础上，为了能更加清晰地呈现通信的来龙去脉和历史背景，所收录的书信均由辑注者细致地加以鉴定、考证、审核，不仅提供了每一封书信的名称、时间、数量、收藏者等信息，还就相关问题详加备注，力求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更为准确、专业的资料与信息。另外，根据书信内容提及的人事，辑注者对相关文坛史实进行了详细的爬梳、钩沉，使注释内容自成一体，成为该书突出的特色。注释体系所提示的历史信息使凝定的文献史料具有了向外部学术空间敞开的可能。《张恨水书信》以四辑分类的选编方式同样体现出辑注者敏锐的历史眼光和鲜明的问题意识，每辑类型集中的书信投射出意蕴丰富的历史细节，带出了饶有意味的学术史问题。四辑书信的不同文字信息相互对话、相互支撑，构成了关于时代氛围与张恨水个人精神生活的丰富景观，呈现出张恨水的文学创作和新闻实践、为文著述和日常生活、家国担当和儿女情长多线纵横且立体丰满的“大文人”形象。《张恨水书信》结集出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史料价值，这部兼具情感性、史料性、可感性和思想性的书信集提示着笔者应该从更广阔的“大文学”视野出发重新打量张恨水这位一生勤奋著述、深具家国情怀的“大文人”，其所带来的学术启发意义是多方面的。

在大文学视野下，应重新认识张恨水书信的文学价值。《张恨水书信》出版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补充、丰富了张恨水研究的“直接的史料”，更在于它所带来的让我们重新审视“文学”这一概念的契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在“文学”这一层面上评价作家书信。对于作家书信的搜集、整理、出版，学界更关注其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特别是现代作家在动荡年

代的迁徙、游历留下的大量书信，保有其生活鲜活、可感的细节，可以丰富历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作家书信更多的时候被当作文学研究的文献资料而加以运用，成为阐述文学史问题的佐证。但是，仅仅将这些文字视为历史研究的材料是否完全概括了它的价值呢？追溯书信的文学价值有必要从“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在现代的转变谈起，也有必要追溯中国文学传统对书信这一文体的描述。

“文学”在中国古代最初指学术文化，两汉后兴起“文章”说，包括经史子书以外的成篇章的文辞组合，但古代的文章不仅有诗赋之类的文学作品，还有论、说、记、传等议论文、记叙文，更有章、表、书、奏、碑、谏各类应用文章，所以今人以“杂文学”标示古代文学。书信是最古老的一种人际交谊和情感沟通方式。从中国文学文体发展源流来看，书信可归为应用类文体，私人信函，古人将其归入书牋类。“书”是最常见的文体，起源于春秋战国，最初与公文区别不大，民间信札始于西汉而盛于六朝；致书对象，平辈、长辈、晚辈皆可，以抒情为主，亦可论政、说理、叙事、论文、写景，内容无所不适；篇幅长短皆可，格式灵活不拘，最能体现作者的个性。“书”在六朝和盛唐多用骈体，中唐以后多用散文。家书多率意命笔，不加雕饰，如徐勉《诫子崧书》、陈暄《与兄子秀书》，皆为代表。书牋的别体很多，因书写工具不同分为尺牋、简、笺。“尺牋”是具有一定规格的木板，如袁枚《小仓山房尺牋》、许葭村《秋水轩尺牋》等；“简”是竹片，专指便条式的信札，称其为短简、小简，如王维《招素上人弹琴简》；“笺”指精美的信纸，亦作为书信的一种文体，用来上书皇后、太子及诸王，如吴质《与魏太子笺》、谢朓《拜中书记室辞随王笺》。这些书信因其独具的文学价值和文体价值，已经成为流传后世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进入现代中国之后，随着新的“文学”观念的引入，以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大文体为划分标准的“纯文学”概念不断冲击着中国传统

①② 谢家顺、张伍、张明明辑注：《张恨水书信》，第3、1页，合肥：黄山书社，2023。以下引用皆据此本，不再具录。

的“杂文学”观。我们的学者曾经将书信、日记等不能为“纯文学”所涵盖的繁杂多样的文字样态称为“大文学”。最早在文学史著作中使用“大文学”概念的是谢无量,1918年他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将中国文学传统中各种驳杂的文字现象均纳入文学史的框架中进行描述。由此看来,所谓的“大文学”是针对现代中国受到外来影响而使用的,对以四大文体为基本归类标准的“纯文学”概念的不满足而提出的。虽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不断标榜着“纯文学”的口号,但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却存在着多样化的文学形态。例如,大量的作家书信、日记都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需要从“大文学”的意义上加以认识、解读。中国现代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周作人等无不留下了大量书信,书信集、书信卷也成为编纂作家全集时不可或缺的部分。目前,为学界熟知的作家书信集,如鲁迅《两地书》《鲁迅书简》、周作人《周作人书信》、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平襟亚编《作家书简》《名家书简》、赵清阁编《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等,这些书信集的面世为作家思想研究、作家交谊网络研究、作家心态研究打开了新视域。

目前通过《张恨水全集》我们能够看到张恨水在小说、散文、杂文、诗词、剧本等多种文体上的创作实践,其可谓文体大家。《张恨水书信》的出版又让我们有幸得见其书信的风采。这些书信是张恨水的非虚构文学创作,是其整体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在兼顾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视野中,书信成为张恨水思想、个性、情怀的别样表达。许多书信中的文字明确地指向个人的感受、情怀、思想,翻阅《张恨水书信》,这样的表达随处可见。例如,1926年6月22日《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信手拈来”刊载的《告读者:由病榻上写来》写道:

“无病呻吟”的这四个字,那是新文豪批评旧式文人的一个铁案。其实,无病呻吟,照目下看来,倒不论什么新旧。有些人无病固然不呻,可是矫枉过正,几乎有病也不敢呻,那又何必?以言今日,我们

哪个不是岁月干戈里、家山涕泪中?不必有病,也就可呻,何况是有病呢?^①

作家由自己身体抱恙谈及病中所见所感,进而论及历史与当下,使身体的疾病成为社会文化的隐喻。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文学与历史、生活相连接,情感与幻想、写实相融会。又如:

这个时候,正是中国词人所谓枣花香后、梅子黄时。窗子外面,是一阵子雨,一阵子淡黄日影,一阵子夹竹桃花清香,一阵子槐树叶子沙沙的响。平常对于这些事都不注意,病在床上,眼睁睁的守着一个窗户,都觉得增助许多呻吟意味。再一回头,面前茶几上,药瓶子、茶壶、饼干罐子零乱无次的堆着,看见又教人烦恼起来。

这又合了我脾胃的事,不知是谁,在桌上铜香炉里,给我燃上一根香,这时只好剩半寸。正是茶冷香消,倒凑就了一团子诗意……^②

1926年10月21日《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他山之石”刊载的《学曲入门》写道:

制曲非仅文字之学,且为音乐之学,欲学曲而不懂音乐,如学英文者,不解拼音而谈翻译。故学词不过辨四声,而制曲更须辨五音,五音维何,宫商角徵羽者。^③

上述书信中的语言遣词典雅,兼具散文的笔法和意境美,本就可以当作文采斐然的散文来阅读。张恨水书信的字里行间,不仅让历史本身的信息得以保存,同样也自然流淌着作家个人的心境、情怀和理想,充溢着一种与思想、情感有关的“文学性”。

第二,重新认识以张恨水为代表的报人知识分子在现代公共言论空间建构中的贡献。张

①② 张恨水:《告读者:由病榻上写来》,《世界日报》副刊《明珠》1926年6月22日。

③ 张恨水:《学曲入门》,《世界日报》副刊《明珠》1926年10月21日。

恨水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余年,是著名报人,报人与作家的双重职业身份是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新闻职业支撑起了他的文学创作,其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其报人身份紧密相关。《张恨水书信》第一辑“编辑、读者间通信”占全书体量三分之二,收录了张恨水主编《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立报》《南京人报》《新民报》副刊期间与读者交流的往来书信,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对普通读者来信的回复。与很多在私人空间阅读的书信不同,本辑中的书信以传播媒介为平台,被刊载在报刊的通信栏中,在写作之初即进入了公共空间,推动了读者与作者、编者、报刊的深度交流与互动,开创了现代传播媒介独特的言论空间。该辑中所涉内容相当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第一类也即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书信是张恨水就读者关于作家创作评论的相关回复,这些书信刊登在“免费邮筒”“讨论会”“他山之石”“来函照登”等报刊通信栏中。如《答恨恨先生并更正》《复可庐先生》《答王左人君之一》《答王左人君之二》《为〈春明外史〉片段问题·答颂华先生》《答玉良小朋友》《复宋景韩》等书信均是针对《春明外史》连载过程中出现的写作失误、《春明外史》出版发行情况等读者问题的回复,《答宾能、春鸿、公道先生》《复玉琅先生》是就《金粉世家》是否发行单行本等问题回复读者的信件,《敬答宋冲先生》《复观蠡书》《关于〈啼笑因缘〉的说明》是针对《啼笑因缘》的情节设置、《啼笑因缘》的电影改编等读者疑问进行回复,《致重庆〈新民报晚刊〉读者》谈及《啼笑因缘》《满江红》《似水流年》《秦淮世家》四部小说原作与电影改编之间的关系。其中可以看到,普通读者王左人,就《春明外史》相关的写作问题前后写来两封信,就小说创作问题与张恨水展开了深度互动;读者玉良小朋友通过自己的阅读发现《春明外史》相关故事情节前后矛盾的问题,张恨水谦虚回复“果然是我错了”,表达了更订错误的谦逊态度。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看到百年前《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作为当时的畅销小说是如何处于作家创作个性、读者大众的阅读趣味、历史时代氛围构成的文学场域中;群体

阅读心理是如何反作用于张恨水的文学创作,如何构成了特定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子善先生在《序》中提及:“张恨水与读者之间这些书信,虽然早已公开发表,但谢家顺兄精心搜集,首次编集,不仅集中展示了一个与读者平等探讨、对读者耐心解答、勇于向读者致歉的虚怀若谷的张恨水的新形象,还展示了《春明外史》等张恨水连载小说有趣的诞生和修改过程,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根本不知道的。”^①读者来信提出的小说情节前后矛盾、人物设置出现挂漏等问题都是报刊连载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涉及现代传播媒介与通俗文学之关系这一重要论题。由来往信件,作者与读者之间通过公共媒介平台建立起了一种互相信任、相互砥砺的良性关系,也让我们看到了张恨水作为报人的勤勉敬业和作为作家的直率坦诚。

第二类是针对具体文学现象回复读者的书信。例如,《上场白·偶然得到的一个特刊》《上场白·又一个诗的特刊》《上场白·告一个段落》三封书信是关于诗歌的三次讨论,展现了张恨水对新旧诗的态度;《复陈庚唐先生》《复青草先生》等书信谈及对白话文、新旧文学的态度。第三类是关于编刊理念的读者回信,如《答叔简先生》《敬告〈明珠〉读者》《与〈明珠〉读者商榷》《致〈夜光〉作者》,谈及报刊办刊理念、报刊征文的要求、对栏目设定的思考,是张恨水编辑思想的直接论述。第四类是《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半瓶醋谭”“银灯杂记”刊载的戏评、影评。如《评戏之难答芹青君》《吾人何以爱观旧剧》《戏的音韵问题答无知君》《复华魂君》《复柯拄先生及陈家庆女士、隽人先生》《答读者:看电影胜似》等书信展现了张恨水的“戏迷”“影迷”形象,从中也可以看出,张恨水通过报刊编辑实践积极参与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

在上述书信中张恨水通过自己丰富的编辑、创作实践随感式地论及诸多文学、文艺现象,这成为他表达自我文学观的特殊方式。报刊通信栏的书信写作伴随着张恨水三十年的报人生涯,他对待新闻事业亦如其一生所追求的

^① 谢家顺、张伍、张明明辑注:《张恨水书信》,第2-3页。

文学创作事业一样鞠躬尽瘁,并由此内化为一种自觉的生命追求。这些通信就像“思想的草稿”,零散但鲜活,是我们深入探究张恨水文学观、文学思想的原点。张恨水的报人实践代表了当时一批具有报人与作家双重身份的中国现代通俗作家一种独特的生命形态,即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利用其掌握的媒介文化资源,为传播新知、参与公共空间的言论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张恨水书信》中所收录的多数书信并不具有一般书信所偏重的私人性,而是借助媒介平台突破了个人的小天地,进入市民社会,以自己的特质参与公共话题,促成了市民社会各方的思想、言论交锋。此类书信写作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种私人创作,而是进入依赖印刷、出版、流通、读者反馈的环节,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意义。张恨水书信对公共领域的介入性,使它具有了典型的现代文学贴合现实、参与社会文化议题建设的公共性特征。

此外,第二辑“与报刊编辑通信”,第三辑“同事、朋友间通信”集中展示了张恨水广泛的社会交往与阅历,这些书信作为一种别样的文本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报人与通俗文学作家组成的朋友圈,呈现出文学文本之外广阔而复杂的文学生态。张恨水一生交游广泛,留下大量与同事、朋友间的通信。这两辑的书信包括公开发表和私人保存两类,但共同点是通信者之间相互熟识,甚至是至交。他们之间的交往和砥砺共同维持、促进了当时通俗文学创作市场的繁荣,其中所揭示的关于文本传播、文学地理、作家交往等文学史细节都有必要重新检视。例如,在一些书信中展现出张恨水小说创作、传播的历史背景。因受战争、交通影响,《就小说〈皖江潮〉敬告〈工商日报〉读者》中写道:“自丰洛风云发生,津浦京汉交通,一律困涩。按日发稿,必不能按日到芜。惟有积稿京寓,俟交通恢复后,再行一并寄芜,联蝉发刊。”《敬答〈上海画报〉读者》《致钱芥尘》反映了1930年凭借《啼笑因缘》作为北方文坛著名小说家的张恨水成功打入南方写作圈的盛况。第二、三辑书信往来的对象有姚民哀、刘半农、左笑鸿、余大雄、郑逸梅、钱芥尘、俞逸芬、汤笔花等在当时报界、通俗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批文化人,展现出—

活跃、复杂、同气相求的通俗文艺圈。以张恨水为中心,勾连出报界与通俗文学作家互动、交往的朋友圈。

第三,书信手稿公开面世有助于从张恨水的生命历程、生活起居等多个维度,完整立体地呈现其文人风骨。书信集《前言》写道:“凡书信有手稿的,均附于信后。”^①这一编辑特点主要集中在第三辑“同事、朋友间通信”,第四辑“与亲属、子女间的通信”。特别是第四辑的信件均由张恨水亲友私人保存,因此此辑收录的19封书信,均配有手稿原件影印版,图文互动,不仅极大增强了书信的可感性,而且其中不少资料初次面世,具有突破性意义,实现了张恨水手稿内容和范围的极大扩充。第四辑书信手稿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间段恰处于张恨水晚年阶段,书信手稿集中呈现了张恨水与亲人、晚辈间的亲情交往,有助于考察张恨水晚年的生活、心态和思想。书信手稿不仅能让读者在文字内容上领略张恨水的思想,而且能在书信形式上更直观地展现作家的个性。作为手稿,这些信件被张恨水的亲友以自然状态保存,因私人信件并非为公开发表而写,所以更多地保存了作家不加掩饰的真实情绪和情感。第四辑的信件中有18封是家书,其中3封是张恨水写给妹妹张其范及妹夫桂凝露的书信。信中彼此交流身体、家庭状况,充溢着真挚、浓厚的兄妹、兄弟情谊。另有15封家书是张恨水写给张明明、张蓉蓉两个女儿的书信,其中13封写给女儿张明明,2封写给女儿张蓉蓉,书信充溢着殷殷舐犊情,拳拳慈父心:

你有两个星期,没有给我来信。我非常挂念。^②

你已有半月多没有写信来告知一切,我非常挂念……可是每晚盼着,半夜醒了枕头哭湿了半个。^③

我写字困难,才用钢笔,我儿看了,不免吃上一惊,其实没有什么,我儿勿又为这事不放心。^④

①②③④ 谢家顺、张伍、张明明辑注:《张恨水书信》,第1、374、378、379页。

我写字还是不行,这封信我写了一夜。^①

我的字就抖不停。^②

一位无时无刻不担心、挂念儿女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由于身体原因,握笔困难,本辑的书信手稿先用毛笔后用钢笔书写,手稿中出现了不稳定的字迹笔画,甚至有的语句已词不达意,可以想象当时张恨水的身体状况已不容乐观,但他仍保持了之前与子女通信的频率,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牵挂因可感的字迹而更加真切、感人。本辑中的一封书信为张恨水写给晚辈张孝纯的信,对信件中文坛史实进行考索,此信不仅展现出张恨水对晚辈的关怀,而且见证了张恨水与安徽现代新闻事业开拓者张九皋之间的友情。

这19封私人信件的出版让这些本属私人空间的文本进入公共空间,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拓展出张恨水手稿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张恨水书信手稿是其思想的重要载体,是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张恨水研究的逐步深入,张恨水书信手稿整理工作不断有新发现,如本次收入书信集的新发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张恨水与女作家白薇的通信,呈现了抗战时期迁居重庆的作家的生活境遇。这些信件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作家特殊阶段的生活状况、社交网络等均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本次结集收录书信314封,实际数量远不止于此。正如谢家顺先生在“后记”中所说:“但因年代久远,加上战争动荡等原因,众多书信均已散失。”^③“张恨水大量手稿尚散落民间,期盼各位朋友予以关心、关注并提供线索。”^④由

于私人空间写作和阅读的书信保存极不稳定,常常散佚或被损坏,结集出版为这些特殊的文本提供了面向社会的载体,使它们得以流传后世,为其寻找到了安身保全之地。如果说,手稿部分还有什么遗憾的话,笔者以为,如果这些珍贵的信件手稿能按原稿彩色影印、原大收录排印,更能增强真迹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也更有助于读者的视觉感受。《张恨水书信》的出版,也让笔者更加期待张恨水书信、手稿的征集、整理工作不断有新发现,期待学界同道能更加充分地利用张恨水手稿开展研究。

学无止境,孜孜以求是一位学者应有的治学姿态。以这一点论,谢家顺先生对学术执着的追求常常让人敬佩不已。我知道的是,《张恨水书信》新书发布会刚刚结束不久,谢家顺先生便又踏上了“寻访张恨水足迹”的学术之旅。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谢家顺先生以自己持续的学术热情,将“学”“思”“行”统一起来,构建出了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地,不断引领着张恨水研究同道和后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创作与译作的互文性研究”(22BZW1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康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文化。

①②③④ 谢家顺、张伍、张明明辑注:《张恨水书信》,第381、384、392、393页。